

清流漫谈

小雪日,来到琅琊山。山不高,长满杂树,在温煦的日头下,发出灿灿的光,那是因季节或气候一树染红。

高天映照下,许多落了叶的枝干肆意伸展,组合成各种造型,在这个初冬时节迤迤连连。

向晚,夕阳投射,树叶上红色的光,像一个中年男人生发的旺盛气血。我缓步上坡,至峰回路转处。两山之间以门的方式交通。过门回望深秀蔚然,高耸的树映照着门。门旁,乌柏树叶落了,满树白点状的籽,成了初冬的醉眼。

我对乌柏的心情是复杂的。他野野的样子,极其抒情。初秋时节,他率先呈现,一丛丛的红色枝叶随风摇曳,直击人的心灵,把人的心吊得既牵挂又落寞。我凑近这些白森森的乌柏树粒,想起五十年前,我家老屋背后高高的乌柏树。

灵漱微言

那些年 那些事

□杜永生

这是人伏后一个周末的午后。稻秧已抽穗,青草正蓊郁,莲叶何田田,莲花步步生。在田野上走着,尽管暴晒在火辣辣的阳光下,但满眼的翠绿,让我感受大自然盛景的情愫更为充分。

草塘,曾是村民们吃水用水最多的地方,这里的水质好,有股子甜丝丝的味道。每天不论早晚,用木桶来担水的人络绎不绝,挑回家的水倒人大缸,放一点明矾澄静一下,就可直接饮用。

每到夏天,这里也是我们一帮子小伙伴们游泳的理想场所。早在芒种之后,我们就按捺不住了。午饭一过,大家就不约而同聚集起来,光着脚丫子,个个劲头足,兴冲冲的。到水塘,必须经过老马路。老马路是土路,大中午的,路面上的灰尘细细密密,被炙晒得滚烫,踏走在马路上,脚底被烫得生疼,可是大家却能忍受得住。

到了水里,我们就像成群的鸭子一般,吱吱嘎嘎,吵吵嚷嚷,在水中畅游着,变换着各种泳姿。仰泳时,水花在肚皮上滑来滑去,观湛蓝的天上洁白的云朵,悠悠绵绵;看结队的鸟儿在空中

菱溪物语

村子里有许许多多的树。树覆盖着村庄,村庄被树包围,于是村庄就有了诗境,诗人就写出诸如“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优美诗句来。

村庄里的树和人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住在村庄里的人,无论砌房造屋,还是家里用的物什,哪样都少不了树,就连树叶树枝也被用来当柴禾烧掉,不肯白白浪费。而围绕人和树之间还会发生许多你意想不到的故事,在这些看似平常故事背后,可以折射出一个人的品性,体察出人心向背来。

我的老家在皖东乡下,春雨是我儿时的好伙伴,我们两家比邻而居。直到现在,春雨家的西山墙上还挂着一架耕地的犁,是用一棵桑树做的(乡下人多半选择用桑树做犁——因为桑树材质坚实耐用)。这把犁从春分爷爷那辈传下来,到他这儿已经用了三代人,可至今仍完好如初;没有虫蛀,也看不到一点划痕,浑身上下被磨得光光亮的,几乎能照见人的影子。虽然现在农村早就用机器代替这种古老的农耕工具了,可春分却舍不得丢弃这把犁,农忙时节还会拿出它来犁地。别人因此笑话他,可他却说,自己只要握住犁柄,心里就好像接上了上辈人的气脉,感觉特亲切。

一个种地的农民,居然能说出这样的感受来,可想这把犁在他的心中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犁了。

乌柏(外一篇)

□正在

乌柏树年长,因不出料而幸运生长。那年冬天,我放学归来,用竹竿打下乌柏树籽。那时没有玩具,夏天用竹筒互相喷水取乐,冬天用刀剖开竹片一端,把乌柏籽放入,用手一捏,发出噼啪之声,并打向伙伴,少许痛,无碍。在这种互捏中,童年就噼啪过去了。

一次,在打籽的时候,不小心把老化的电线打断了,包裹的电线露出散散的线头。不知是出于害怕还是想把断的线接上,我竟用手拈了起来。后果当然可想而知,立时被电倒,全身剧烈抖动,心知不好,一声妈呀,被电出很远。邻居大喊不得了,电打死人了。等到家人出来,看我脸色煞白,埋怨了两句作罢。

我低头打量手掌,右手大拇指根部被烧出一黄豆大小洞,皮焦,没有血,流出水。口袋里的乌柏籽全部洒了出来。当看到琅琊山蔚然深秀下的乌柏籽时,我下意识地摸摸烧结的疤痕,暗自庆幸。

五十年一晃就过去了。我成了现在的样子。乌柏籽打在身上,快乐在心头。哪怕是被电倒的时候,依然无惧。这些年,乌柏籽一年年生成,直到老乌柏树在造城中黯然被锯。烧结的疤痕时时提示,经年累日,电击你心灵那些这些,渐结痂皮,钝化。初冬时日,在琅琊情境里,千古隔空,与太守同意,亦同醉。

滁州精神抖擞

再次来到滁州,是来参加南京都市圈会的,滁州是东道主。感触颇深。

一是南京的影响。滁州、马鞍山都与南京一体化。二是滁州的响应。滁州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与南京一体化,享受南京溢出效应。全市铆足劲,放下身段,融入南京,做得

风生水起。滁州现稳居第三,直逼芜湖,更重要的是气势很盛。全省上下,都以为是十五年前芜湖的模样。不少芜湖人也连翘大拇指,确实是上下同调。

安排看琅琊山醉翁亭,看南天门,看中国金漆木雕博物馆。一副敢于呈现的样子,一副从历史到现今都与宁镇扬平起平坐、融汇相通的架式。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历史同进。

烟雨中,与欧阳修、苏轼同在滁州大地,寻意美好生活,真是不错选择。那卤味深浸的大鹅头、土头土脑的芡实,不也透出滁州与宁镇扬同构意味?今日搭载南京以远的长三角发达城市,也透出过去大包干的那股闯劲儿。

去年来时,扶着乌柏醉在滁州山水里。今番再看,滁州立意赶上长三角精神抖擞。



夏山雨后 赵振川/绘

让泉诗韵

塞外的范仲淹

□董恩兵

才华的外衣,若初升的太阳温暖了塞北的风市井 皇宫 农人 学士 在你的一曲《渔家傲》中 泪落纷纷,寒光与铁衣见证烽火与刀剑的联姻 塞外的苦寒被文字传承进历史 每一个熟悉你的人都将品读 曾经执笔的手,此刻握的是冰冷的剑鞘 依然书写出悲壮的曲调

二十出头的年岁,锋芒就已毕露 进士出身让寒窗苦读的士子惭愧 一袭青衣是你标志性的装扮 孤傲得像你手中剑,向匈奴风而逃

不阿 不媚 不谄 绝顶的才华,遭来众人的嫉妒 于是,荣华若浮云般掠过 跟随铁蹄大军由南方而来 驻扎在大漠的边缘。赏落日,思乡愁 剑指处,卷起狂涛万丈 掩埋来敌的擂鼓声

宋的江山 山的高度 水的深度 用脚步丈量,试探 每一步溢出一句传诵的词

五车之学,敏捷才思 酒杯之中,一曲刚罢一曲起 不吝青楼的文字 送与每一个爱读的人 用一生时间来欣赏

匈奴已去,烽烟熄灭 故人沉睡进历史的空隙 翻阅经书,写满塞外传奇 最动人的情节在你词中生根发芽

跋涉的艰辛 流放的无奈 你均一笑而过

你看着我舒服,我看着我舒服

□程飞

一朵花儿, 在我的心田, 从花蕾到花卉, 我亲眼见证了你的成长。 走到哪儿, 我都对你呵护备至, 朝夕相处, 我的眼里盛满了对你的爱。 七月的雨, 八月的风, 不见化成朵朵思念的云, 飘到你的天空。 爱情是两片红叶, 深情相望。 爱情是两粒红豆, 你看着我舒服, 我看着我舒服。 爱情是我的牵挂属于我, 也属于你。 往后余生, 我的目光便和你的目光交流, 我的心便停在你心的码头。

村庄里的树

□方玉峰

去年清明节前夕,住在村东头的建东为他爷爷移墓(建东的祖辈曾经是富甲一方的财主),人只剩下付骨架,可那副用上等木材打造的棺木仍旧是好好的,散发出一股纯净的木香味。不知是怎样得到这个消息的,第二天就来了一个操外地口音的陌生人,开口出价就是五千元,要买这副棺木。当时建东想都没想就把这副棺木卖了出去。建东原本想这东西谁要,不吉利,不想竟然能值这么多钱,直把建东高兴得那张豁嘴都笑歪了。后来听人说,那是文物贩子,他把这副在泥土里埋了几十年的棺木拆卸下来,仿制成古家具,能卖上几倍的价钱。建东听说这事后悔得要命,他说要早知道是这样,当初何不向他多要些钱。

可建东却因此受到了村里人的议论,人们说建东为了钱什么都不不要了,敢情连他爷爷的棺材也敢卖,日后肯定会遭到报应。果然没多久,建东就害了一场大病,不仅花光了卖棺木的钱,而且还借了不少外债。村里人都说他活该!这件事还是早先我回家时我的母亲口告诉我的,母亲在告诉我这件事时,语气里充满了神秘。

我家的那栋老房子至今还在,总共十几间的屋子空空荡荡只住了我母亲一个人,因为各有各的工作,平时我们弟兄几个难得回家一趟(接母亲来城里住,她说住不惯)。老

房子我们家三代人住了几十年,现在看上去已经很破旧了,许多地方已经漏雨,墙体也出现了裂缝,平常只要刮风,风就从厅堂中呼呼地穿过。为此我们弟兄几个聚在一起商量,各拿一点钱出来,把老房子修补修补。可问题又接着来了,紧挨着老房子的后墙有一棵杉树,是我早已过世的父亲生前亲手栽种的,长在这里大概有四十多年了,一个人人都抱不拢,在几公里之外,就能看见它高大挺拔的身姿。这棵杉树如果要这么好地长着也就罢了,可问题是现在它粗壮的根已经深深地嵌入到老屋后墙的下面,将后墙都撑开来一道大缝,让原本就很破旧的老房子这下子更加雪上加霜。请来修房子的瓦匠看了以后建议说,得把这棵杉树锯了,否则长着碍事。谁知母亲一听,当时就拒绝了,母亲说,房子就是不修,也不能锯这棵杉树。母亲做事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坚决过,这次为了一棵树,母亲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时站在一旁的邻居偷偷地对我说,先前你母亲找过一个风水先生来看过地气,风水先生说这棵杉树是镇宅之树,它保佑着你们全家老小的平安。明知是糊弄人的说法,可我们却无法改变母亲的主意。过后我仔细想想,母亲不让我动这棵杉树的理由远没有这么简单,或许在母亲的心里,这棵杉树寄托着她对我亡父的深深思念。可母亲却把这种思念埋藏在自己的心

里,从来都没有对别人提起过。

我相信在农村,同我母亲一样想法的人还有很多。有时,感觉懈怠了,我就驱车到百里以外的老家瞅瞅,既看望母亲,又顺便在村子的四处走走,看看那些长在村前屋后的树。相对而言,现在村前屋后的树比我那时在家看到的更多了。只是树的品种单一了些,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杨树。这些杨树与村庄几乎一点几渊源也没有,纯粹是“舶来品”。但它却取代了原先长在村子里的那些树。而那些在村落里生长了百年甚至于百年以上的树,比如桑树、刺槐、榆树、楝树、香椿等等,村里已经很少再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中的绝大多数被村民们砍伐后用来制家具或当柴火烧掉。村民们埋怨说,这些树生长起来太慢,而且还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无论是什么,一旦与金钱联系在一起,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后来有一次看报,无意中看到报上刊载一则消息,说现在有一些人专门从山区或乡村寻找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大树,然后将这些大树挖出来贩运到城里,栽在某一幢小区里或城市的街头,以此提升整座城市的品位。可人们却忽略了大树原先的生存环境和习性,有的在移栽后逐渐枯死。惋惜之余,更多的是失望与无奈。

